

戏曲剧目选

斗 书 場

編 劇 河南周口专区商水县剧目组
执 筆 许 洪

9
1965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

1965年9月

人 物

大 凤：女，23岁，党员，共青团支部书记，文化室主任，农村知识青年。

小 巧：女，18岁，文化室积极分子，农村知识青年。

錢有声：男，48岁，农村半职业艺人。

长庆爷：68岁，贫农社员。

大风娘：49岁，社员。

二 春：男，20岁。

老 千：男，50来岁，社员。

大 赖：男，40多岁，社员。

小六子：男，13岁。

饲养员

张大妈

李二婶

男女社员群众

第 一 場

时 间：一天下午。

地 点：田间。

布 景：地头，绿树成荫，是社员们休息乘凉的好地方。远处，辽阔的田野，泛起碧绿的波浪，茁壮的秋禾，迎风摇曳。

[大幕在一阵吆喊牲口声、响鞭声、柴油机噼噼的抽

水声和社员们的劳动歌声中徐徐升起。

〔长庆爷担茶水桶上。〕

长庆爷：（唱）一条扁担两头弯，

我送茶水到田间。

新书新报刚来到，

顺便把它带下田，

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》，

还有那《河南日报农民版》。

为了粮棉多增产，

社员休息我上班。

〔小巧喊着“休息啦！”跑上。众社员愉快地上，与长庆爷打着招呼，争先恐后地挑选着自己心爱的书报。〕

长庆爷：小巧，您大凤姐哩？

小 巧：俺大凤姐在棉花试验田里！（喊）大凤姐！

大 凤：哎——！（身背喷雾器，人随声上）

李二婶：你这闺女，大伙都休息啦，你就不知道累？

大 凤：（笑笑）

长庆爷：大凤，老支书说，河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，叫咱文化室好好学习学习哩。（递报）给。

大 凤：（念）红光公社新声大队文化室，兴无灭资，占领农村文化阵地！

众：好！快念，快念。

长庆爷：大凤，快看看里边说的啥。

〔大凤举报欲读。〕

〔小六子慌慌张张地跑上。〕

小六子：大凤姐！大凤姐！

大 凤：小六子！咋啦？

小六子：（哭了）大风姐！我……

大 凤：（给小六子擦泪）小六子！别哭，别哭！有啥事你说呀！

小六子：咱那头老绵羊卧下起不来了。

大 凤：（惊讶）啊？

长庆爷：走，快去看看。（下，众随下。小巧返回）

小 巧：小六子！你打羊啦？

小六子：我没有。

小 巧：我不信！没有咋卧下起不来啦？

小六子：我……我……

大 凤：小六子！不要怕，长庆爷正给老绵羊摆治哩。他叫问问你，是不是你放羊摔着它啦？

小六子：不是。是我……是我骑的啦！

小 巧：咦！你骑羊干啥呀！

小六子：我听了钱二叔说的《封神榜》以后，就学申公豹倒骑老虎，谁知道一下子骑的站不起来啦！

小 巧：你真调皮！

〔大风制止小巧，思索，取书。〕

大 凤：小六子！这本《雷锋的故事》可有意思啦，你看看吧。今后要多读好书，可别学那申公豹骑老虎了。给！（递书）走，咱去对长庆爷说说，他好给羊治病。（三人下）

〔钱有声肩背着钱搭，钱搭里插了一把墜子弦子和脚梆，上。〕

钱有声：（唱）我姓钱，

外号叫个錢快嘴（儿），
旧社会我学会唱小曲（儿）。
十三岁上我学的艺（儿），
打罢新春小五十（儿）。
解放后生活多如意，
公社好象个蜜罐子（儿）。
农忙在家伸伸手，
农闲说书串四村（儿）。
走东村儿，串西村儿，
俺是一个自由人（儿）。（重句）
这几天生意不打食（儿），
到处叫我唱新词（儿），
我新词只会俩书帽，
岂不是有意难为人（儿）？
唱新词是新精神（儿），
何必去找着碰釘子（儿），
唱新词不过是风一阵（儿），
今后还会有好生意（儿），好生意（儿）。

〔众社员说说笑笑地上。大风等随上。〕

錢有声：大伙都忙着哩？

老 千：呃，有声回来了？

錢有声：回来啦。

一社员：二哥！这趟生意发财吧？

錢有声：唉！马屁拴豆腐——提不起来啦。

老 千：快嘴！趁休息你给大家讲段《施公案》吧。

大 赖：还是讲《封神榜》有意思，云里来雾里去，多得劲！

老 千：那还是讲你那拿手好戏《华容道》吧。

众 人：好！快说！快说！

大 凤：二叔！你刚回来不休息休息就说哩！

錢有声：既然大伙提出来了，二叔也不保守，咱就为社员们服
服务唄！

老 千：别扯闲篇啦，快开正本吧！

小 巧：（拉大凤走向一旁）大凤姐！咱不叫他说！

大 凤：（胸有成竹地）先让他说吧！

小 巧：（不解地）让他说？

大 凤：（示意小巧）让他说。

小 巧：（点头会意）嗯。

錢有声：（点了一根烟）好啦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（又吸了一口烟）话说那曹操赤壁兵败，来到华容道口，忽然仰天一声长笑，哈哈哈哈哈……说道：“诸葛亮啊，诸葛孔明！人人都说你用兵如神，依某看来，也不过如此。今日你若在这华容小道埋伏一支人马，哪还有我曹某的命在！”一言未尽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咯啦啦冲出一支人马。只见为首的一员上将，跨下追风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大喝一声：“呔！曹贼休走！”列位！这就是二爷关云长。那曹操一见，滚鞍下马，连连顿首，口称贤弟说道：“贤弟呀贤弟！念起当年在曹营上马金，下马银，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霸陵桥赠袍之情，还望饶我曹某一命！”那二爷云长是个讲义气的英雄，一见曹操苦苦哀求，动了侧隐之心，把马一勒，背转身去，……

小 巧：（早已忍不住了）放那曹操逃命去了，二叔！你别说

了！你说这“华容道”有毒素！

錢有声：有啥毒？这书里也没有六六粉哪！

小 巧：你说这书比六六粉还毒！

錢有声：小闺女家别又胡说八道！你懂啥！

大 凤：二叔！你说的这段书就是有毒。

錢有声：大风！

（唱）你不要认为我没有头脑，

解放了十几年我也有提高。

象那些，大劈棺、杀子报、刘全进瓜，七上吊，

这坏书我早就不唱了。

关二爷英雄义气谁不晓，

你别故意把刺儿挑。

这听书又不是听报告，

也不过消闲解闷除疲劳。

大伙听了哈哈笑，

吃饭香甜干劲高，

这有啥不好？

大 凤：二叔！我问你，那关云长埋伏在华容道的任务是什么？

錢有声：捉拿曹操！

大 凤：他为何又放走了曹操呢？

錢有声：关公是个讲义气的，刀下不杀下马之人嘛！

大 凤：二叔！人们听了你说这故事以后，如果要学关云长那种义气，就会遇事不分敌我。

一部分人：（一惊）啊！

几个社员：那大风说的有理呀！

錢有声：有理！那……

老 千：有声！打这嘴官司弄啥？走！咱到那边说去。

錢有声：走！

小 巧：（拦住）你不能去说！

錢有声：咋啦？

小 巧：（心直口快地）散布毒素到哪也不能说！

錢有声：（勃然大怒）啥？我散布毒素？我一不造谣，二不破坏，说书总不犯罪！

小 巧：你坚持说坏书毒害人，就是对人民犯了罪？我要跟你斗争！

錢有声：（气得打颤）你——别人这样说我，你也这样说我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你亲二叔。

小 巧：咱是人亲思想不亲。

錢有声：啊！你气死我啦！

老 千：算啦！算啦！吵个啥哩！小巧！大风！我好说实话，社员们好听书，您又不会说，人家会说的您又不叫说。您有本事给大家说一段。

錢有声：对。您说一段没有毒的叫我见识见识。

大 风：（为难地）我们说？

錢有声：（进攻地）你说呀！

小 巧：说就说，别故意难为人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同志们！我给大家讲一段故事。

众：好！

老 千：小巧，你说哪一段？

小 巧：这个故事叫“丰收的喜悦”。

老 千：小巧！咋光丰收秫叶不丰收粮食啊？

小 巧：老千叔！你咋不敲锣光打钹哩！啥光丰收秫叶呀，是“喜悦”。

老 千：啥是喜悦呀？

大 赖：老千！喜月就不懂呀！喜月就是小孩满月。

小 巧：别乱说了，大家注意了！（象背书一样）五月里，麦子熟了，大地一片金黄，象用彩笔涂抹了一层灿烂的颜色。微风吹来，掀起层层波浪，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与天连接起来，这真是麦海共长天一色呀！

〔群众乱噙咕：“这有啥意思哩？”“啥意思也没有，听着象喝凉水一样！”有的人溜走了。〕

大 凤：（接着说）面临着这种大丰收的图景，怎能不叫人心中心喜悦呢？社员们一个个……

老 千：社员们一个个都溜走了！别说了！

张大妈：大风，小巧！我好说实话，您俩领着大伙学习学习呀，搞个试验呀，都是这一个（翘起大拇指）。要论说书呀，嘿嘿……走，回家吃饭去。（拉孙女下）

老 千：小长虫会下雨，还要那龙王爷干啥！

钱有声：哼！孔夫子的徒弟七十二大贤都没有学会说书，您还逞能哩！

长庆爷：（抱不平地）少说刺儿话！我看这书比您那强的多！

（钱有声、老千等下）我叫你说不成！（追下）

〔坊上只留下大风和小巧。〕

小 巧：（气愤地）

（唱）不料想今日情况这样坏，

偏遇见二叔这个老祸害。

咱初次上阵遭失败，
这坊戏唱的咱难下台。

大 凤：（唱）今日失败不奇怪，
只因咱比不了二叔的好口才。
前进路上总会有障碍，
西风难吹得日影歪。
道路不平咱要踩，
咱定要刻苦钻研，学好本领，打倒坏书，把新书立起来！

小 巧：（突然想起）大风姐！我有个打倒坏书的好办法！

大 凤：什么好办法？

小 巧：干脆！把俺二叔的弦子给他没收了，不叫他唱！

大 凤：（启发地）那他的咀和思想呢？

小 巧：（脱口而出）也没收。

大 凤：那该怎样没收呢？

小 巧：（不好意思地笑了）那……

大 凤：小巧！就是没收了他的弦子，也没收不了他的咀和思想。这种斗争在思想里头。

小 巧：那你说该咋办呢？

大 凤：我们要掌握好文艺的宣传武器！

小 巧：我们也要学说书？

大 凤：对！咱们要用革命的内容去代替那些坏的内容。

小 巧：大风姐！我们能学会吗？

大 凤：能学会！

小 巧：什么时候学？

大 凤：现在就学！

小 巧：现在就学？

大 凤：对！

第 二 場

时 间：前场的两天后，晚上。

地 点：大凤家的院里。

布 景：台右侧是住室，向內通厨房。台左是大门，门旁有棵枝叶茂密的大槐树，树下有用砖石砌成的小桌和凳子，桌上放着大凤练习说书的东西。

〔二幕前。

〔錢有声掂个小酒壶上。

錢有声：（唱）下地回来累坏我，

灌上四两好酒喝。

又解乏来又长劲，

武二郎带醉把猛虎捉。

想起来大凤、小巧我肚子笑破，

她竟敢当面鼓来对面锣。

初生牛犊不怕虎，

小丫头她竟敢把老虎屁股摸。

碰了釘子仍不改，

她偷偷还把说书学。

分明是成心想斗我。（压板）

嘿嘿！你拆我的桥，我断你的路。咱就来个连鬓胡子一天刮三遍，你不叫我露脸，我不叫你出头。见了你娘，我给你筛上一壶。

（接唱）这一壶好酒夠你喝！（悻悻地下）

〔二幕启。〕

〔大凤正扒在桌子上写着一篇演唱材料，她停住了笔，对着一面镜子，把醒木一摔。〕

大 凤：说的是：

（念）革命风暴卷怒潮，

华盖山上红旗飘！

〔她对自己的表情和动作感到还不满意，她站起身来，低声念着，一再做多种动作。〕

〔大凤娘上。〕

大凤娘：大凤，刚吃完饭又摔打哩！就不知道累？

大 凤：娘，我不累！我不累！

大凤娘：（疼爱地）不累！不累！你呀！

（唱）并不是娘我埋怨你，

你自己咋不疼自己。

头顶星星去下地，

脚踩月光回家里。

人家劳动你劳动，

人家休息你不休息。

快快给我歇着去，

再不听话娘我可依。

大 凤：（唱）娘呀娘你别急，

有事和你作商议，

我说一个小故事，

请你帮助把意见提。

大凤娘：还说故事哩，你前几天丢人还没丢够？

大 凤：为党作宣传有啥丢人？娘！你不能小看说书这个事，

打倒坏书，立起新书，这是跟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打仗。

大风娘：说书也是打仗？啥书不是一样！

大风：娘！（唱）坏书好象染布缸，

它能把人的思想浸染黄。

这是一场思想仗，

脑子里头摆战场。

不打枪来不打炮，

没有流血和伤亡。

它比枪炮难提防，

不知不觉把人伤。

新书传播新思想，

能叫人人心里亮堂。

它就好比新武器，

对敌斗争有力量。

能唱得，阶级敌人心打颤，

能唱得，贫下中农斗志昂。

能唱得，人人心明眼又亮，

能唱得，五谷丰登粮满仓。

大风娘：好啦！好啦！算你说的对。（不在意地做起针线活）

大风：娘！我说一段《红岩》里的故事给你听听。（摔醒木）

〔钱有声上。〕

钱有声：（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）大风她娘！

大风娘：谁呀？

大风：二叔！快进来！

大风娘：他二叔！你坐！我给你烧茶去！（下）

錢有声：別烧茶，我又不是外人。

大 凤：（搬过凳子）二叔，你坐！

錢有声：（坐下）大风！你这是——？（指着桌上的醒木）

大 凤：我正练习说书哩！

錢有声：噤！诚心想打你二叔的擂台呀！

大 凤：二叔！我的本事还不行，我想請你教教我。

錢有声：你不怕有毒？

大 凤：二叔！你说那坏书有毒，你的技术有不少还是值得俺学习的。

錢有声：（冷笑一声，走向一旁）……

大 凤：（旁唱）他一旁微微冷笑双眉皱锁，
不知他敲的什么锣？

錢有声：（旁唱）小丫头今日求教于我，
我不搭桥她难过河。

大 凤：（旁唱）莫非他故意难为我，
怕我把他的饭碗夺？

錢有声：（旁唱）教会徒弟师付得挨餓，
再不能吸好烟把酒喝，
吃那烧饼夹油果。

大 凤：（旁唱）不怕他袖手一旁坐，
千难万难我也要学。

錢有声：（旁唱）我不教她是为了我，

大 凤：（旁唱）学本领我为的是把文化阵地夺。

錢有声：（旁唱）我不教，

大 凤：（旁唱）难不住我。

錢有声：（同唱）我看^她该如何！
大 凤：他

大 凤：二叔！我给你说个小故事，你提提意见好不好？

錢有声：改天再说吧，今天我不舒服。

大 凤：二叔！你怎么啦？

錢有声：我……我头疼。

〔小巧边喊边上。

小 巧：大凤姐！大凤姐！噢！二叔也在这里呀！（錢不理）

大 凤：小巧！找我有啥事？

小 巧：老支书叫咱们文化室的委员开会，研究一下如何配合
生产和加强说新书、讲革命故事的事儿。

大 凤：娘！我开会去了！

大凤娘：（内声）呃——

大 凤：二叔！俺走了！（与小巧下）

錢有声：再开会也学不会说书。

大凤娘：（上）他二叔，你喝茶！

錢有声：老嫂子！我找你有点事！

大凤娘：啥事，你就说吧。

錢有声：说起来我真生气。

大凤娘：（一怔）哟，这是咋啦？

（旁唱）他未曾说话先躁脚，

嘴唇不住乱哆嗦，

你看他，

噘着嘴，眼瞪着，

黑眼珠少来白眼珠多，

两腮鼓的象个蒸馍，

来俺家生气为什么？

他二叔！

有话你就当面讲，

千万别往心里搁，

有啥事情你就快点说。

錢有声：唉！老嫂子！

（唱）咱一个老坟一个祖，

说起来还没有出“五服”。

没想到大凤她——

大凤娘：大凤她咋啦？

錢有声：（接唱）她不念我是她二叔，说什么——

我说的书里都有毒。

当坊给我办难堪，

鬧得我脸红脖子粗。

今后叫我咋说书？

大凤娘：噢！他二叔！

（唱）你别看大凤年长二十多，

办事一点也没着落。

她不长心眼光长个，

说话好象个没底锅。

还望你宰相肚里把船磨，

跟孩子生气划不着。

我一定好好把她管教，

不许她在长辈面前胡乱说。

她二叔！来！喝碗茶消消气。

錢有声：唉！老嫂子！并不是我跟孩子生气。你想想：

(唱) 闺女家学说书惹得人家笑，

千人看来万人瞧，

又装老，又装少，

又是哭，又是笑，

唾沫星子喷大高，

我的老嫂子！

你陪着她丢人脸能不发烧？

老嫂子！我学说书是旧社会逼迫，如今是有吃有穿，

你叫大凤学这一行干啥，还想指望她说书养活你？

大凤娘：（心烦地）看你说的！

钱有声：（火上加油，煽动地）再说，大凤是有了婆家的人了，就不怕亲戚门前有意见？

大凤娘：（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）那……

钱有声：（更进一步地）再说，闺女大了，就不怕左邻右舍说闲话？

大凤娘（关心地）她二叔，有人说闲话啦？

钱有声：老嫂子，你想想，文化室里男男女女，……（不小心，烟袋烧了嘴）哎哟！

大凤娘：（惊讶地）啊！大凤她作了什么错事啦？

钱有声：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老嫂子！今后你叫她少往文化室里跑不就算了嘛！（说着走出门去）

大凤娘（气急败坏）唉！

(唱) 她二叔说话半吐半咽，

我思前想后心里烦，

暗地里我把大凤埋怨，

过了年你就二十三，